

文章部

聖制衣 文章 為文敏鈍 題品 瑕疵 文人相推 文人自負
因人而重 齟齬文自售 潤筆 因文致窮 文有神助
年老才盡 年老益奇 文蹈襲 假手 字義 解字
詔制 露布 檄 移文 箴 銘 贊 頌 詩 題品
瑕疵 能窮人 能達人 詩識上

事文別集



4703
767/60
31





利
268
2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五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聖王制衣

群書要語傳彼雲漢昭回于天棧樸風行水上漢易虞夏之書

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醜醜爾揚問神聖人之言炳若丹青

揚子聖人矢口而成言同上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

劉禹錫柳子厚

詩句龍鸞炳天章李始和雲章第一篇楊誠齋

古今事實

舜作歌

舜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舜作五絃歌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

湯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武王作誡

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不忘危存無忘亡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太公金匱

漢祖作歌

漢高祖過沛宮酒酣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王霸之用心乎

漢武作歌

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乃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文中子曰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所萌乎君前當遂

宋文帝以鮑昭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旬咸謂才盡實不然也本傳

唐太宗詩

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宮體詩虞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純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

元宗作詩

宋璟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陳乾耀同日拜官勅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日察元宗賦詩集述自寫與之

元宗餞詩

天寶十二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道士還鄉遣左右相以下祖別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元宗和詩

開元初蔡孚賦東海龍興觀偃松篇元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
文宗聯句

文宗與柳公權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

宋太祖詩

太祖微時自秦中歸道華陰山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

宋孝宗詩

孝宗作新春喜晴未聯云神京應未遠當繼浦中歌又春賦云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為家

古今文集

詩話

君臣不可爭能

按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胃歎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
綠復能作此語耶茗溪漁隱曰人君不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
伎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為人臣亦當悟其微旨如
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嘗以拙筆書宋文帝好
文章自謂人莫不能及鮑昭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語故二
君者亦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文章

為文敏鈍

題品

瑕疵

文人相推

文人相輕

文人自負

因入而重

鬻文自售

潤筆

因文致窮

文有神助

年老才盡

年老益奇

群書要語風行水上漢卦其文炳也其文蔚也韓文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賈沉浸醲郁含英咀華韓文內無其質而外學其
文若雕脂鏤冰費日損功柏寬論文若春華思若湧泉曹子建
作王仲宣誄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李德裕文
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魏文論時時應事作俗語下
筆令人慙及示人人以為好小慙以為小好大慙必以為大好
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韓與馮宿書蔡之穀梁以厲其氣
蔡之孟荀以暢其文蔡之莊老以肆其端蔡之國語以博其趣
蔡之離騷以致其幽蔡之太史公以著其繁柳文學者當取三
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三多之中持論為難玉壺清話載歐
公語凡人作文須是筆頭上挽得數百鈞起東坡語又云如行

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適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情態橫生東坡書凡為文章拙毋巧寧朴無華寧粗無弱寧辟毋俗陳后山詩話因論今人作文好用難字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景盧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者南豐尚鮮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字如此好朱語錄

詩句舒文廣國華顏延年清文煥皇猷韓文章惟小技於道未為高韓文章憎命達杜本賣文為活翻冷室倒懸杜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杜一生不得文章力百日空為飽暖家劉禹錫與來筆力千鈞重歐

古今事實

歷代文章

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語八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語三商書之前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之東衰矣柳文文類序文章與時高下二代之文至戰國而病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大政麗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全故必混一而後大振柳文序西漢之文章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陳后山集自梁宋之季雕蟲道喪乎頭直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詞盛行于世史通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朱語錄

歷代文士

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縱橫病韓非

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取仁義法度槌提絕滅之為窳
 窳荒恠之說漢司馬遷得其汪洋俊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
 載而顛倒橫斜識不連理歷晉魏齊梁而光銜氣焰理藏腐蝕
 頽波橫流浮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岳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
 得其溫潤深厚以為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飄逸果
 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峯
 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遑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
 而體乏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斷篆而拙迹每見回宮
 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之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李推諷顧子
 敦書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泉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黃
 仲舒之文綏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却

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好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
 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
 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多是模倣前
 人而作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
 厚見其如此却作真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朱
語錄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
 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
 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較滋潤發揮太抵武帝以前文雄
 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大弱無收拾了康衡多有
 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朱語錄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
 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

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縱有一二太儒畧相倣效以下並只依舊到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倣去又如柳子厚亦有雙關之文向來看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倣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所以倣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要雜又曰文章到歐陽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同上

文當學遷

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文當學司馬遷詩當學杜子美唐庚

好人譏彈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言善矣任昉為王儉之簿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容齋隨筆

建安七子

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臣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湯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魏文帝典論

亭苑偏題

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偏好事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南史

文止嘲詠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竟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汚人行止外史構机

心皆錦繡

紫雲僊李有英風焉吾每見之常醉且吾曰凡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也李白送仲弟令問序

多檢書冊

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奈魚談死

文成不記

甫里先生陸龜蒙平居以文章自怡未嘗點寫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後於他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自作傳

大手筆

蘇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

辭尚奇詭

李賀辭尚奇詭絕去翰墨畦逕

夢人授筆

和凝手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第

夢剖腸

五代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本傳尹知章少學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及寤遂開徹徧明六經

語助濟甚事

宋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曰語助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湘山野錄

以古文倡

文章自唐之末日淪淺俗浸以大敝宋柳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卒不能振天聖初尹師魯與穆伯長矯時所尚以古文為主

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文風一變言行錄

好讀大誥

宋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楊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多謹嚴至脩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文貴乎改

老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章頗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以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晚年多改為前作可見大畧呂氏童蒙訓

作文須靠實

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

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陽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超發人意思

疾行無善迹 以下係為文敏鈍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溫麗枚臯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乘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西京雜記

同前

枚臯為賦善於東方朔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敏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遲速懸絕

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宋希聲嘗各勅擬樂府者各一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文思敏速 以下係敏

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于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阮瑀據案而制書祿衡當食而草奏 晏類要

倚馬成文

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李白嘗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世以倚馬事為李白非也 學林

食頃即成

後魏呂思禮太祖命為露布食頃便成

人謂宿構

范雲為文每下筆立就人謂宿構

文典而速

南史裴子野梁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勅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群臣集壽光殿以觀之並歎服武帝具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表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旨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勅催令速上子野徐起造筆味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七步成詩

擊鉢成詩

刺燭賦詩以上見詩門

運筆颯颯

口授羽檄以上見檄門

占授脫腕見詔門

腹藁

王勃每作禪頌先磨墨數斤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文不加點時人謂之腹藁

七步而三

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城賜衣又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官

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尔乃三馬

文思遲鈍 以下係鈍

相如濡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沈慮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 文心雕龍

十年構思

左思欲賦三都乃請著作郎張載訪岷中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墻溷皆着紙筆過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為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都城為之紙貴

空齋卧思

隋薛道衡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

齋踴壁而卧聞戶外有欠便怒其沉思如此

思遲辭草詔 見詔門

孟韓之文 以下係題品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剴刺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駘龜蛟龍萬恠逞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老泉上歐公書

騷生於怨

屈平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矣 本傳 楚詞不其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

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然。君至山鬼，篇不可
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
不省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真。朱語錄

文有自來

賈誼鵬賦流源自檀弓來。步里閑談

文氣疎宕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
宕頗有奇氣。蘇子由集

作出師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簡而盡，宏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
為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至也。坡集

碎金

桓温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
碎金。

玄圃積玉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焉。本傳

唐諸賢文

燕公之文有如榦木枝幹，結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
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如應鐘鼗鼓，笙簧鍾磬，崇
牙植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
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驅有虎，闐然鼓之，誠可畏也。賈常侍
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交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為刑

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如金釐玉輦雕龍彩鳳外雖丹青可
糊內亦體骨不凡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壑穿倚河漢長松
恠石傾倒豁豁然而畧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
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
謹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氣勢宏敞廊廡廡廡戶牖悉開然
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
一道衝風激浪結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既之
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啾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警然
高遠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紀矣皇甫湜集

同前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矯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

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
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夫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
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
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刑而薄滋味許景倩如豐肌膩理雖
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
王翰如瓊杯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駱賓王傳

韓退之文

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撲剗僞以真粹
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無抵牾聖人者又
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
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不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

乏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
甚本贊退之為文詭然而蛟龍翺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勺
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卒澤於道德仁
義炳如也本漢作韓集序

柳子厚文

子厚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道本傳玉珮瓊
裾大放厥詞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韓蔡文
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
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辯論語下篇尤害道李杜題柳集

盈川之文

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

號四傑炯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信然文藝傳盈川之
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則信
然愧在盧前謙也本傳

權生之文

權生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官商相宜金石諧和寂寥乎短
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韓林集序

韓柳之文

柳學處便絕似乎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
不必如此自有好處朱語錄

盧韓之文

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

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孫樵與王霖書

晉唐之文

歐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宋朝之文

劉子澄言語宋朝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朱語錄

國初渾厚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詩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

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陽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亦有甚拙底猶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六一乙之學

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坡作集序

六一乙之文

言文類彙編卷之五

六一之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有人見歐陽公醉翁亭記。草前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一邊。注環滁皆山也。一句。朱語錄

李泰伯文

李泰伯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之類。周禮論如太宰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章氣象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朱語錄

老蘇之文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朱語錄

二蘇之文

東坡中制科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後脩英山實錄。謂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邵氏後錄

東坡之文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行百十遭。忽得兩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是如此掃去。

氣象不同

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朱語錄

南豐之文

曾南豐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太過。又曰。南豐文却近實。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亦

不為空言，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較質而近理。列女傳序說，一南處好擬制，內有數篇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范質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朱語錄

山谷之文

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畦。本欲言皇恐之甚，却不知與夏畦關甚事。朱語錄

后山之文

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歛衽，便是令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皇帝飛白書記，太段好曲折甚多。過得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它文亦有大局，徒不好

者同上

致堂之文

胡侍郎萬言書好。今後生讀又曰：上殿劄子論元者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議外制皆好。朱語錄

三傳之失

以下係瑕疵

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穀梁序。

真偽難辨

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詞狠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間人所作。

明矣年世既遠真偽難辨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况其餘哉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遜齋閑覽

考究不精

司馬相如叙上林曰丹水紫淵灑滙涇渭分流相背而異態灑滙灑滙灑滙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無乃與太細長耶防風氏身橫九畝長三丈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則防風之身乃一餅餒耳此文章之病也

相如之失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究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詩之風諫何以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本贊

子雲好奇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后山詩話

時有小疵

王充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蒼海流芥未易貶者 抱朴

蘭亭叙之疵

王充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蒼海流芥未易貶者 抱朴

詞云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弦絲竹之句語行而複為少逸之累耶遊齋閑覽

陳植之疵

陳植作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輕浮輕浮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昆虫施於尊極不其甚乎文心彫龍

作賦欠意

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與衆獨異後以示鎮軍將軍徐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監耳融即求筆注曰灑灑構百藝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齊書

號籌博士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一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籌博士朝野僉載

號點鬼簿

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張平子之談畧陸士衡之所誦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之號點鬼簿同上

韓文之疵

韓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谷陶禹其善鳴者而假言以鳴楚假於韶以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周家之盛然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遊體

唐徐彥伯為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為鷓鴣閣龍門為虬戶金谷為

銑溪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舟犬以竹馬為條驂後進效謂之
澁體朝野僉載

文不必換字

宋景文公脩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諷
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貞札闈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
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
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震不及掩耳者係再改

錦繡屏風

夏菜公言楊文公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譬
如泉水迅急湍悍至如浩蕩汪洋不知文公也東齋記事

衲被

楊文公為文章所用故事常冷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
之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呂氏家塾記

記用賦體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
體后山叢談或傳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
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
體製而後工拙蓋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
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攷之優竹樓而劣醉翁
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山谷與何靜翁書

記用傳奇體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

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硯所著小說也

歐文之疵

歐公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 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也無味 朱語錄

歐蘇之疵

六一乙文有斷續處如祕演詩集叙然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接仁宗飛白書記文不知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

比黃夢升黃庠墓誌銘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又曰歐公自做六一居士傳疑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為六一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惟不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更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 朱語錄

蘇文之疵

蘇文之疵

東坡南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箇學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產為鄉校足矣如何便決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為舜只得為子產又說古人為射時因觀者群聚遂行選士之法似今之聚場相撲作戲一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楊鱣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問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記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記中全無發明先生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一碑筆健又問潛珍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議論道理便看不得有尾皆不相應起頭

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論事似司馬相如東坡學君堂記只是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太意好然意闊疎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奈入何相似此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意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率莫消長也此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真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者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他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

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筆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之義答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史書言食邑是這樣食字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當作一字疑筆誤也。或送東坡所作溫公神道碑先生曰坡公此文說得却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九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

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其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東坡趙清獻公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物等句南豐必不說朱語錄

子由文之疵

子由晚手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討箇性來合湊着此成甚道理

小巫見大巫以下係文人相推

吳張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羨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此語出於子神

氣殫矣

輟翰

王延壽有後才少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

閣筆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卽等閣筆不敢措手

便壞已書

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善夏侯湛明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

欲焚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

不復措手

左思三都賦成自以所作不讓班張恐以入廢言安定皇甫謐為序張華見而歎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手而笑與陸雲書曰此間有餘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賦出機絕歎伏遂輟筆不復措手

詩成驚歎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知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然不已約及朝賢驚歎竟日

賦成相遜

宋文帝詔群臣為赤鸚鵡賦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以示謝莊及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人傑遂隱其賦

舅甥相遜

梁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放出頭

歐公與梅聖俞書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頭地也

用覆晉旆

以下係文人相輕

楊雄著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晉旆也本傳雄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論衡

詩賦相嘲

謝莊有口辯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辭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

因詩相嘲

張祐詩有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名之為問頭詩祐亦看之曰問頭之謂固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豈不是目連變

不讀南華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温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或異相公燮理之暇姑宜覽古綯益怒秦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筠有詩曰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一篇

因文相嘲

王荆公見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介甫袁州學記乃學校策耳西清詩話

譏五代史序

陳師錫序五代史荆公曰釋迦佛頭上不堪着糞

衛官屈宋

以下係文人自負本傳杜審言云吾之文可使屈宋作衛官

奴僕命騷

李賀使朱亥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杜牧作李賀集序

自矜其文

歐陽公之子棐曰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集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石林燕語

因序而重

以十係因人而重左思字太冲三都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其蜀陳留衛瓘又為作解自是之後盛重於時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

之紙貴本傳

求序之難

唐韋處厚子正蕃纂脩文集求序於先執李翱十年不得竟以
翔言別求於劉賓客禹錫乃始得之

舌耕

以下係醫文自售

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盈積或云逵非力耕舌耕也王
子年拾遺記

筆耕

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張著
翰林盛事

酬絹九千疋

以下係潤筆

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脩福先寺湜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
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酒飲醉
援筆立就度遺以車馬繒綵其厚湜大怒曰今碑字三千丁字
三練何遇我薄也度笑酬以絹九千疋本傳

文字潤筆

見墓誌門

孔子致窮

以下係因文致窮

六經作孔子削迹不位矣孟子述子輿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
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
相望以窮者皆以文也

因詩致窮

見詩門

江神助風

見九日門以下係文有神助

得江山助 見詩門

神助詩句 見科自門

還錦才盡 以下係年老才盡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夜夢一人自稱張蓋曰前以不足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太志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還君自爾淹文章躋矣

還筆才盡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授之後為詩辭無美句入謂才盡

仕才俱退

齊丘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王儉曰立公仕官不進才亦退矣

身老才壯 以下係年老才盡

唐李百藥太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

年老也奇 見後山谷答王觀後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唐文藝傳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江左餘風締革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為之霸元宗好經術群臣稱厭

雕琢崇尚理致崇雅黜浮氣益渾雄則燕許擅其宗是時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轉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答李生書

皇甫湜

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恠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恠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嶽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又曰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二謙三十年之說

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所當嫉者生羨才勿似之

答王觀復書

黃魯直

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詩韓昌黎自潮州退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

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萎蕪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與洪駒父書

黃魯直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學者末事然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

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又曰可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耻罵天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謹勿襲其軌也

文體有三

朱元晦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

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豈易及也。語錄

文不能貫道

朱元晦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先生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問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是這道理。如何有病？先生曰：不然。這文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語錄

與汪尚書書

朱元晦

去春賜教語及蘇文，以為世人讀之，正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

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非，則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在者，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者，幾希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見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矣，亦孰能禦之。

古詩

齋居感興

朱元晦

陳人文亦褰開 云何百代下 學絕教養乖 群居競葩藻 爭先冠倫魁 溥風反淪喪 優優胡為哉

玄天幽且默 仲尼欲無言 動植各生遂 德容自清溫 彼哉夸毗子 帖囁徒啾喧 但騁言辭好 豈知神鑒昏 曰予昧前訓 坐此枝葉繁 發憤永刊落 奇功收一原

題一蘇公

陳無已

岷峨之山中 巴江桂椒栴 楓柞樅青金 黃玉丹砂良 獸皮鳥羽不足當 異人間出駭四方 嚴王陳李司馬楊 一翁二季對相望 奇寶橫道驥服箱 誰其識者有歐陽 木科異等固其常 小却盛之白玉堂 典謨雅公用所長 度越周漢登虞唐 千載之下有

素王平陳鄭 毛視荒荒後 生不作諸老 亡文體變化 未可量萬口 一律如吃菘 妖狐幻人如陸梁 虎豹却走逢牛羊 上帝惠顧被不祥 天門夜下龍虎章 前驅吳面後炎皇 絳旂丹轂失冠裳 從以甲冑萬里行 乘風縱燎無留藏 天高地下日月光 授公以柄扶病傷 土如稻苗待公秧 臨流不渡公為航 如太醫王治膏盲 外證已解中尚僵 探囊一試黃芪湯 一洗千年新學腸 老生塞口不敢嘗 向來枉殺今尚強 請公別試囊中方

詩話

孫丁齊名

丁晉公孫何齊名 翰林學士王元之延譽嘗言 一人可使百充 脩撰掌贈詩云 三百年來文不振 直從韓柳至孫丁 如今便

人最教脩撰三子文章似六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五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文蹈龍裝

假手附

群書要語

迭相祖述

殆且百家

孝經序

不出曾臆非由機杼

通

蹈襲前人言句

韓集

窺陳篇以蹈竊

韓集

惟塵言之是去

集為文之士多漁獵前代

戕賊文史

同上

假手試之日旁坐假

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

唐選舉志

詩句

公襲傷剽盜

韓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

荷前以相襲從漢迄今向一律韓奕宗飾墓銘

古今事實

竊為已注

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其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好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論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屋下架屋

王隱論楊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世說 庾仲初作揚都賦庾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名價云可三三京四三都

謝太傳云此是屋下架屋事事不免擬學

集中作賦

北齊魏收每陋邢邵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顏之推以二公意問祖珽曰見邢魏之減否卽是任沈之優劣

寄人籬下

齊張融自序云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夫文豈有常體但當以有體為常大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困遁寄人籬下

共人生活

元魏祖瑩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葛龔代作以下係假手

後漢葛龔字元甫善文奏或有請龔奏于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時語曰作奏雖工宜書葛龔表榮期語林

代作表章

後魏邢邵善屬文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作謝表章有一貴勝初授官表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謝表及命邵作之翻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表自賈黃紙寫送之奈何倩人

陳思王植年十餘歲讀誦持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

代陳便宜

馬周西游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祖恠其能問何何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味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謂見與語甚悅

失却君房

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焚樓紫微大窳後錢楊二公作閑忙

事類彙編卷之六
今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閑可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湘山野錄

疑九代作

東坡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作黃樓賦乃稱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 答張文潛書

古今文集

雜著

跋韓退之送窮文

黃魯直

送窮文益出於楊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類徒至退之亦諸戲而語稍莊文來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

如子雲解朝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 擬子雲解柳子虛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羨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度之達旨蔡伯皆之釋誨僅可觀焉况下者乎

作文不可隨人後

洪具盧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王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稱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遺辭枚乘七發本只是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

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鸞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翺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容齋隨筆

詩話

奪胎換骨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吊古戰場云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有春閨夢裏身蓋

工於前也陶隱居詩話

佳句不敢偷

楊衙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衙因詰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鶴聲飛上天在不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衙笑曰猶可恕也唐詩紀事

能詩亦剽竊

王維有詩名然好竊入詩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李嘉祐詩也國史補

作詩譏剽竊

魏周輔有詩上陳亞犯古人一豨亞不為禮周輔復上一絕句

無所用心惟飽食爭如窓下作新詞文章大抵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次韻曰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詞賦古人多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又酒詩話

依樣葫蘆

陶穀文翰為一時冠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平乃俾其黨因事薦穀以為穀久在詞禁宣力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替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然望決意不用東軒筆錄

僧偷古句

僧惠崇自負其詩有河分兩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或譏其犯古曰河分兩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詩句犯師兄溫公詩話

字義 解字附

群書要語 闕

古今事實

縣官

前漢東平王宇傳今暑熱縣官手少注謂不敢指斥成帝故謂之縣官又霍光子禹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注謂天子又武帝紀關東貧民徙隴西者縣官衣食不足請造白金以足

用又哀帝紀諸田畜奴婢過品者皆沒入縣官此類甚多

鼻祖

楊雄反騷云或鼻祖於汾陽劉德曰鼻始也

假母

淮南王長傳假母師古曰繼母一曰父之旁妻

丈人

宋朝孫持正云俗呼人之妻又為嶽丈以泰山有丈人峯似亦
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衛玠妻父也所謂
嶽丈或當云樂丈耳

尊章

漢廣川王作歌昔尊章猶言舅姑也

丘嫂

漢書丘嫂張晏曰大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冢婦

官銜

近代選曹補拔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
官銜語林

巖廊

漢書注殿下小屋

虫尾

虫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虫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
象於上今謂之鴟尾非也蘇氏演義

鴟尾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直為其象冠於屋以禳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曰鷓尾狀亦不類魚尾張師正倦游錄東海有魚虬尾似鷓噴浪即降兩唐以來遂設像於屋脊夏類要

闌入

前武帝紀闌入尚方掖門注無符籍妄入曰闌

魚鑰

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眠自守夜之義芝由錄

青瑣

漢書注以青畫戶邊鏤中主逸楚詞注文如連瑣

甬道

徐敬業詩甬道入鴛鴦注起土為道也

皇堂

後漢胡建為軍正斬監察御史於皇堂上注堂無壁曰皇海錄

麗譙

陳勝攻陳守令皆不在獨守水與戰譙門中注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上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本傳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今作豹字蓋豹性潔善服氣於雨雪霜霧中伏而不出慮汚其身爆直雅是豹伏之義資暇集

寓直

寓直二字起於潘岳為武貴郎中將晉朝未有將校者故寄直

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為寫同上

公衙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
祈父予王之爪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語林

押衙

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
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堅於門吏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既作押
衙牙門亦為衙門乎資暇集

楊溝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上也又曰羊溝謂羊喜抵觸
墻垣故為溝以隔之遂曰羊溝

鈎欄

漢顧成廟設投老鈎欄風俗通王逸注云縱曰欄橫曰楯楯間
子曰欄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墮今言鈎欄是也沙
門玄應樸園亭中藥欄欄即藥藥節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
也資暇集

三臺

鄴中有三臺石崇游燕之地置樂工以促飲資暇集

蕭齋見飛白門

紫塞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者隼
塞夷狄也徼邊也風俗通

宣底

凡公文書謂之草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祕府有梁朝宣底三卷節正明中崇政殿說書也春明退朝錄

嚴更

衛以嚴更之署西都賦注嚴更督夜行鼓也

區脫

漢書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

金吾

金吾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金塗尚未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郡守縣長例皆以木為金吾用以乘車形如車輻古今注

骨朵

宋景文公筆錄謂俗以搗為骨朵者古無稽據國朝既名衛士執搗扈從者為骨朵子班遂不可改予按字書搗與搗皆音竹瓜反通作適適又音徒果反適之變為骨朵雖不雅馴其來久矣程泰之演繁露

鹵簿

古之用事鹵與櫓同本載兵部之籍因名鹵簿海錄

博山

漢故事諸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呂太臨考古圖云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

孟勞

德壽堂村

嘗觀臨川詩云餅我葱珩脫孟勞嘗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見穀

梁傳

孟勞魯之寶刀黃常明詩話

鴟夷

楊雄酒箴云鴟夷滑腹大如壺

鴟夷韋囊以盛酒也滑稽者圓轉縱橫無窮之狀

偏提

元和初酌酒用樽杓無何改用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

乃去柄安系名曰偏提曾類說

刀圭

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之一

畚畫

昔人歌詩多言畚畫乃今之生色也倦游錄

流蘇

流蘇乃帳四角所繫盤線繪繡之毬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繫帳之四隅以為飾耳倦游錄

果息

程泰之衍蕃露其零碎小小議論多可取如辯果息之類是也某頃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屏為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辯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朱語錄

纏徽

楊雄酒箴牽於纏徽注云并索也

海文類聚卷之六

儋石

漢書蒯通傳應劭曰齊人名小雞為儋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者一人所負儋也

鉅筒

趙廣漢教吏為鉅筒若今盛錢裁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

撲滿

撲滿者以土為罍為畜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西京雜記

支干名

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雍著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

歲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除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闍茂在亥曰太淵獻爾雅

投子

投子者投擲之義今或作頭子言骨所成非也有作骰子骰即投字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投瓊也則知以玉石為投擲之義資暇集

錫銷

南恩州有匠人善錫銷亦不曉其事問之則曰京師所謂銀泥是也倦游錄

燕脂

燕脂

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為桃花粧蓋燕國所出故名燕脂雜錄

辨端疋

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季東帛時胡大監且警感在襄公選練十疋贈之胡得練以手捫之曰奇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東帛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東帛束脩之制十挺之脯實一束也東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夏少沮湘山野錄

天水碧

李後主末等官人競服碧衣取靛花盛天雨水澄而染之號天水碧集異記

金條脫

又宗問宰臣金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誼言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盧氏雜記

龍鍾

龍鍾者不自熾不翹首貌如髮參拉搭斛觶之類蘇演義

辟易

項羽傳人馬俱辟易數里謂開而易其本處

偶旅

東方朔傳遺鮑其迹行步偶旅音禹曲躬貌

婆散

平原君民間有婆散先寒行汲

勃率

司馬相如傳斐珊勃率上金隄注甫匍上下也

弊屑

漢書上便姍弊屑言其行安詳

邊墜

王式醉邊墜音名失據而倒

靦縷

柳寄詩孟容書雖欲秉筆靦縷神志荒耗靦當作靦方和反

鄭重

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之意注鄭重猶頻煩

稱姪

後申山簡王馬傳吾國各官騎百人稱姪前行注楚角反猶齊整也

佻儻

柳夢歸賦紛若荷而佻儻今上教吏及下魚吏反

烏奕

班固典引烏奕乎千載光耀流行貌

墨床

皮日休反招羗上暖昧而下墨音眉尿音癡

咄嗟

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謏而司空圖作沐沐記文用之脩唐書島士劉義叟為了言晉書咄嗟而辯非是宜言咄

諾而辯然叱嗟前世文章多用或自有義

宋景文筆記

媒孽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注媒猶教孽也謂釀成其

罪齊人名麩餅曰媒司馬遷書

釘餽

韓南山詩或如臨食按有移紛釘餽

脂毒

東方朔述贊滑稽鴟夷如脂如葦

結約

朱邑傳曾臆結約

乾沒

張湯始為小吏乾沒注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沒與陸沉之義

同漢注謬矣蘇演義

陸沉

東方朔歌曰陸沉於俗注謂無水而沉

畢臻

前王褒傳萬祥畢臻

研隱

禮樂志休嘉研隱溢四方注盛意

厚薄

前王吉傳冬為寒風之所厚薄

齋卷

莊在宥篇爾卷儉饑而亂天下注不申貌

屏管

楊子卒之屏管注旁皇失措之貌音井

距躍

魏犖距躍三百音百猶曲踊三百注距躍超越曲踊跳躍也儻二

噍類

前高紀襄城無噍類注無復有活而噍食者

污磯

梁孝王傳污磯音赫宗室謂塗染也

暴陳

梁孝王傳毛鷲過失亡不暴陳

進熟

漢使者往既多率多進熟於天子

傲裝

張衡思玄賦簡元辰而傲整也裝

辨嚴

吳漢初無辨嚴之色注即莊也避明帝諱

意行

列子管夷吾曰恣意之所欲行劉禹錫蠻子歌曰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借用其字謂神游八表非楫權所及

顏行

漢嚴助傳武帝誅闔越淮南王安上書曰如使越人蒙以徵幸

事類彙編卷之六 十六 德壽堂梓

以逆執事之類行臣竊為大漢羞之注類行鴈行也在前曰行故曰類行出管子輕重篇

雋求

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求師古曰雋字祖衮反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深長也

發蒙

漢淮南王安謀反欲使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取注如發共物上之蒙而取其易也

鑿空

漢張騫通西域國大夏之屬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

侯以為實於外國外國信之

疇匹

疇足王逸注楚詞四人為疇二人為足

行李

李字人姓姓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學傳寫誤作李使字山下人人下子資暇集

紹介

魯仲連平原君請為紹介注紹介繼也介不止一人

擔簦

虞卿躡屣擔簦笠有柄者謂之簦

事類彙編卷之六 十六 德壽堂梓

伐閱

史功臣侯表古者人臣功有五等明其功曰伐積曰曰閱又朱
博傳注閱所經歷也

蜂牛

史記索隱項羽紀凡物交橫為午如蜂之交橫毛聚也劉向傳
注蜂牛雜音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

廉察

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為察常疑理不相附因閱漢高帝
紀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曰廉字本作規其音
同乃知廉之為察本規字有規視之義程泰之演繁露

負茲

衛侯屬負茲注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大馬士稱負薪公羊相

咕畢

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筆為筆因效之蓋以為手
畢山谷曰子京乃謂手簡爾雅簡謂之筆學記曰呻其咕畢山
谷集

登來

公觀魚于棠登來之也注讀為得來齊人名求得為得來穀梁

鏡考

谷永傳鏡考已行

效尤

效尤禍也注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文二

敵

敵王所憐而獻其功注敵猶當也。氣恨怒也。文五

欽頤

後周燮欽頤折頰注曲頤也。欽丘九反

牽絲

謝靈運初去永嘉郡詩云牽絲謂羣主如絲之言而仕也

廩然

無乃廩然墮大夫之尸傾動貌。哀十五

急藻

後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急藻注言其歡悅如見戲於水藻也。

大橫庚庚

程沙隨嘗說大橫庚庚為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云得之下者不知大橫只是土兆。見洪範疏。蓋橫是土。言文帝將自諸侯而得天下有土之象也。庚庚乃是龜文爆出也。朱語錄

負負

後漢張步為齊王光武遣景丹攻之。步大敗。蘇茂來勸議。步曰。負負無可言者。步尋斬茂降。

匆匆

世稱匆匆不知所由。按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匆遽者稱為匆匆。

復復

唯唯攸攸

見磨崖領門

事又類身身身 卷之六 十九

唐將儼論書責太子洗馬田遊巖曰足下受調護之寄君言責之地唯唯悠悠不出談

休休莫莫

司空圖歌休休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

儉父

晉左思傳陸機入洛欲為三都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晉甕耳漢書曩誼傳注儉什夷反晉灼曰吳人罵楚人之辭

媿隅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二月二日會作詩云媿隅躍清池桓問媿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媿隅桓公曰何得作蠻語隆曰干

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世說

何樓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似沈濫之名其實不然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沈濫者故入以此目之貢父詩話

包彈

蔡條云包彈者以包孝肅多所稱彈故云

杜撰

石中立在中書展度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石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蒲堂大笑湘山野錄

樓羅

樓羅者幹辦事集之稱世曰婁敬甘羅非也蘇演義

事類彙編卷之六 二

酸餠

京師食店賣酸餠者皆大出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轉餠從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酸餠不知為何物也。湘山野錄

不託

湯餅唐人謂之不託俗謂之餽餽東哲餽賦有餽頭薄持起洩牢九之號惟餽頭至今名存而起洩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不知何物也。同上

渡莫

蘇武雌黃云渡莫蓋俚語猶言權教也自唐以來有之

蕞

蕞音微直音直鮮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蕞直山谷集

異莫

異音烈莫音擊多節目也其曾次不堪夷舉事畫計務出獨以乖忤人為賢者也山谷集

錫係

錫音塔係音報物不羈也蜀人語山谷集

銚

銚充仲銚音浦使令人不循謹澀利也山谷集

儻儻

魏萬詩五方造我語短非儻儻人癡也

咕囁

灌夫傳適效兒女曹咕囁耳語

邪揄

王霸傳市人舉手邪揄說文作歎歎手相笑也

麤糲

霍去病傳麤糲蘭下注世俗為畫外殺人為麤糲

麻胡

俗怖嬰兒曰麻胡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稚童互相恐嚇曰麻祜來轉祜為胡如憲宗朝涇將郝玘番中皆畏其國嬰兒啼者以玘怖之則止武宗朝孩孺相脅云薛尹來類也資暇集

互郎

今人謂駟驢為牙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互手似牙字因轉為牙劉貢父詩話

皐字從辛以下係解字

說文皐字從辛從白皐人感皐辛苦之狀秦以皐字似皇字改為罪

黃絹幼婦

曹娥碑上題黃絹幼婦外孫蓬白八字魏武謂楊脩解不答已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二十里曰吾已得令脩別記脩曰黃絹色絲也絕字幼婦少女也妙字外孫女子也好字蓬曰受辛也辭字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不如卿較二十里世說

廣州押衙崔慶成部轄香樂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前飯洎還不復宿此館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自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前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解金巢字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錄矣遂解去陳后山談叢

解字識盜

尼葉妙寂初嫁太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夢父泣謂曰吾

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辯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為申字門東草為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為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聞有申村村中有申蘭兄弟因往求傭餘年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乃復從釋教云幽

佐錄

荆公字說

王荆公為相喜說字詰遂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二鹿為麕麕不及牛三牛為犇犇不及鹿謂道二牛為麤二鹿為犇苟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蓋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

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併譏之后山叢談

俗喜解字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為俗曰同由為富分貝為貧太坐為奎音穩談叢

荆公解字無定

荆公晚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言霸從雨不從西也荆公輒隨口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論類皆如此如三經義頒于學官數年之後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說豈不誤學者乎

與荆公辯

荆公三經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三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詩云誰謂鼠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孫公談圃

荆公說詩易

荆公說易觀卦本是老鶴詩太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其衆大可痛駭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即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凡木且至矣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過於塗者以婦不能

產書曰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嘗得補承信
郎復因范覺民入相討論追奪下日謂石曰我亦能拆字石詰
之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石選不能出頭
聞者大笑周益公玉堂雜記

一字異應

臨邛費孝先山人賣卜成都五十年自云傳管輅軌革之術其
卦有歌有影世稱其術四方士大夫求占者甚眾其尤可怪者
或因字以决吉凶然一字而數人占得之其應不同有一郎官
占得一解字尋出守解州一舉子亦得解字是年為本府魁薦
一不肖子亦得一解字祇以屠牛被刑牛角有刀解牛也世莫
可曉

古今文集

雜著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
邪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為錢寧馨
兒為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無味少阿堵冰雪相看有此
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
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觀此豈得為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
堵中猶如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洪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
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闔戰求勝王道與何充語曰

正自爾馨王恬撥王明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挺入臂至今
其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
華道學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
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之死罪也晉灼曰
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
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昉秦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
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按某官主臣景宗又彈劉整
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拾史漢所書而引
王隱晉書庾純自効以謂然以至為句則臣當下讀殊為非是

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次在齋隨筆

後世解字無意義 以下係解字

新室以疊字為三曰太盛改為三田宋明帝以駟從禍改為駟
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佳隋以周齊不建寧處故隨
字去走而從隋此皆率意改字固無意義甚至武后撰天地日
月等字元結謚隋煬帝為荒昏益出狂妄可勝恠哉又云古人
制字血虫為蠱半門為戶一火為天止一為正通天地人為王
王在門內為閨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日在木上為杲
日在木下為杳以至重夕為多重日為昌三毛為毳一糸為絲
之類其為意為義當體便是學者患不末之耳苟欲字字會意
亦幾乎斃矣 楊公肇錄

古詩

和文潛韻

黃山谷

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
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為區別否

進字說

王介甫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贊詠豈能益

鬼哭黃昏

字義亦當辨在後世解字無意義之次

世人用字雖以類舉而少能分別如在木曰果在地曰窠在男
曰覘在女曰巫在墻曰牖在屋曰窓在木曰巢在穴曰窠有足
曰虫無足曰豸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有辨曰楮無辨曰構以至
卡夫曰芻犬豕曰豢東西為陌南北為阡以絮曰襦曰縕曰袍
實曰觴虛曰觶牡曰索牝曰社之類甚多不可不辨筆鋟卷之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詔制表附

群書要語 渙汗其大號 渙卦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
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劉向疏 隨風異君子以申命
行事 巽卦 先庚三日吉 後庚三日吉 巽卦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緇衣注 今出惟行弗惟反 周官 下令如流
水之有源令順民心故論平而易行 管仲傳 君者出令者也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韓原道尺一詔書魏明紀奉行不

得其人徒掛牆壁陳子昂傳舊說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

泥之名今階州故武都也山水皆赤而泥止紫色然泥安能作

封璽是用為印色耳聞見後錄

詩句紫詔仍兼縵黃麻似六經杜鳳凰丹禁裏踏出紫泥書李

一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闊歐

古今事實

堯言布天下

堯言布天下至今人誦夏侯勝傳

出納朕命

舜命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三代詔誥

禹文命敷于四海大禹謨湯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伊訓傳說生

高宗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得萬姓咸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說命王播告之脩不匿厥言盤庚

願觀詔令

漢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

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下哀痛詔

武帝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

詔作峻語

漢光武每發詔自作峻語以懷動群臣如崇山幽都何可獨薰

鉞一舉下無處所與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之類人皆畏服故第五倫在長安市每讀詔書嘗歎息曰此聖王也

明見萬里

光武賜寶璽書曰當為子孫之謀勿存輔車之勢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一札十行

光武手迹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鳳尾詔

晉元帝踐祚凡諸侯歲奏批之曰詔草書若字字尾如鳳尾故云鳳尾詔

作詔潤筆

鄭譯傳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穎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北史

鳳口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上安詔書囑于木鳳之口

馬前草詔

唐太宗征遼岑文本卒于行驛召許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歎賞

千里猶對面

房元齡在秦府典管記室書表奏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謂群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

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

始用黃紙

貞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詔勅高宗以白紙多虫蛀尚書省頒下州縣並用黃紙

占授腕脫

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蘇廷碩所占授功狀百緒無所差書史曰巧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

悍卒感泣

德宗朝陸贄為翰林學士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起草思如湧泉曲盡事情又言今盜賊徧天下宜痛自外悔以感人心帝從之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

如出帝意

武宗會昌初封敖為翰林學士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君爾體痛在朕躬如出帝意賜以官錦

口誦其語

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進封衛國公守太尉封敖嘗制其語有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感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追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

辭以思遲

唐李建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

賞令易曉

唐文類聚別集

真宗謂宰臣曰。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如以老子為柱史。未安。為洛納非也。

一揮九制

劉敞博學無所不通。在西掖時。一日追對皇子。公至九人。敞將下直。為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體。

詔用表語

陳繹批答曾魯公。詔曰。爰露之骸。之請。黃裳為曾侍讀。制曰。備負勸講之骸。備負乃表語。非詔語也。曾為入曰。却教布何所道。后山詩話。

紫微失君房。見文章假手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詔令並見歷代帝紀。茲不復載。

唐詔語似尚書

丁晉公言。主一文元之忽。一日面較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詔語。有勝於尚書者。皆驚而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秘入盈城。汝當深誠。卒戮爾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予則卒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如此。衆皆服之。談錄。

包題畫

徽廟以千闔玉璫。八寶為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其詔曰。太極函三。通泰和於一氣。乾

元用九增寶曆於萬年包括極文無一遺者是則可貴也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宣傳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意者公乃自作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刻增貴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內外制並見諸賢文集茲不復載

催索潤筆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笞頭書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迭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歸田錄

歲表並見諸賢文集茲不復載

唐宋四六

四六之作起自徐庾盧氏雜記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靈閭鬼神受職曾子宣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崑渤滌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方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莫牟表奏亦工但傷巧爾后山詩話

中央亦貴包括

首聯固貴有盡題意而中間鋪叙尤貴包括無遺如玉牒所紀

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太號令大更革太拜罷皆在焉
仙源積慶特其一耳前此進玉牒成書表罕能備言惟于湖一
表終始對說其詞有云帝系勳鴻紱科條於屬籍聖謨啓後嚴
訓典於賢儲堯統漢緒肇派別於天潢周誥商盤麗光躔於東
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
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可謂兩盡

露布

群書要語露布人多用之以不知其始春秋佐期曰武露布文
露泥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來者則甘露蓬重
初學記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文心彫龍

古今事實

倚馬而作

桓宣武北征鮮卑袁虎時從祇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
令作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可觀王東亭在側歎其才虎云當
令齒舌間得利世說

書帛而曳

晉主檣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帛
遣人曳之

標於漆竿

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出帛於漆竿上名曰露布
下馬作露版

後魏高祖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惟孔脩之耳

小捷不作露布

魏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鸞軍斬其將高法接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師殊益軍勢朕方攻堅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王肅獲二三疋驢馬皆為露布臣在東觀每私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練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

德宗感泣

于公異作收復京邑露布有曰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感泣失聲

古今文集

雜著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舉則揚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置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前好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寔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

無不遂之物邊鄙或奪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
 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奸
 徒發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被官闈散作旬
 始之妖字干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
 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闈章之質冀
 革桀鷲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糞枿之英狡狗吠豕牢之主
 頃屬鑿與順動郊圻駐蹕而此乃夙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
 闕流失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蠱尾罪踰并涎惡貫景
 鏡是以萬方憤怒九服置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與爭淬刃者不
 期而會賊伺間牒陰貨兇謀既緩雷震之誅遂延畧刑之命臣
 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

假神祇之幽贊以本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滻
 以揚旆輶花圓而下營土壘雲舒木棚林植卷威蓄銳直於兇
 渠部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畧其夷謂其氣竭而來歸
 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
 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
 報國之心爭淬林讐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
 日寅時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
 超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漫漶布獲
 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畫銳於神器倉東繚垣
 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
 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標校言尚憑陵

事類彙編卷之十
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颯駟衆若螽蟴集
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踔蹙之鱗更舉蹙踔之臂史萬頃等
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兇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
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谷霜刃交
光而霍耀鼙鼓騰聲而隱騶賊方土崩我乃震擊乘其踣藉遂
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謀賊之心替旣已生擒
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
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俗昔寔平人推赤
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二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
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思舊穴自申以及酉來拒而復攻
謹諫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雲關而雷馳屏驛發向敵之

風回祿崩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興
戶而折首又使唐良臣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其夾河雖
其恃武庫之五兵獲官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纒欲乘交會之鑄
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
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卽誅夷臣切以此賊包藏
謀逆參會凶德褻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
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
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
旄醜類捨機功有輕於折筆猶逃客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
時更發追亡之驥且稽分體未卽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
之深耻卽當景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官禁脣謁寢園鍾虡不

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基
天降禳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
天降鑒層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毅內再造可封之
俗因臺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寫
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缺却毅之詩書
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
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檄

移文附

群書要語檄二頁書也說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釋文移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人隨者也文心雕龍

詩句奈何由差池更捧承椽檄荆公只恐先移北山檄坡病眼

昏花因書檄坡

古今事實

檄始穆公

周末時穆公冷於公謀甫為威讓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

為檄報讐言

張儀魏人常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為之掠咎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檄召欲斬

申屠嘉為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

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頓首謝罪
能得人意

後漢禰衡為黃祖作書檄輕重踈密各得體祖曰處士正得祖
意如祖腹中

為親奉檄見父母門

檄諭巴蜀

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大驚上
聞之益司馬相如作檄責唐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

移書州郡

後漢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忘方得眾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
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眾惡企望

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問罪作檄

陳琳初避難冀州袁本初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告劉備言曹
公失德不堪依輔益歸本初也後袁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
昔為袁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
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檄愈頭風

陳琳作諸書及檄草已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
讀所製翁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典畧

楯上作檄

北史穎川荀濟曰大丈夫楯上磨墨作檄文

酒後草檄

南齊高帝輔政江淹為參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酒淹喜飲酒數觴久垂盡進酒數斗文詰亦辦

運筆颯颯

齊元康作軍書颯颯連筆俄頃數紙

馬上作檄

薛收在秦王府常馬上作檄皆如宿構

駐馬立成

房玄齡在秦王府十年常典管記室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草草

古今文集

雜著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闐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誼欲為臣妾道里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

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荷
 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流失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
 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事甚恭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
 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
 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
 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肯愚民之如

此故遺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外亡之罪
 讓二老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以親見近縣恐遠
 所發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諭陛下意無忽

北山移文 見隱逸門

箴

群書要語箴所以攻疾 文心雕龍 史為書 箴為詩 工誦箴諫大
 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放于市百工獻藝 卷十四 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 夏書

詩曰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箴 蘇 筆削多瑕點猶希畏友箴 曾
 小人畏罪密潔雪奉官箴 山谷

古今事實

帝王求箴

舜不求箴褚亮疏大禹垂韜時聽箴規之美李密書商高宗求聖人以為輔而使朝夕規誨箴諫必曰交脩余無余棄也楚語庭燎羨宣王也因以箴之詩

衛武求箴

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警於國首卿大夫以下至于師長士者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乎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藝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突誦以訓御之於是乎

懿戒以自警也楚語

唐元宗忘箴

唐元宗時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倦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崔植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直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條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
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
念在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
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及側如春陽秋露魏魏蕩蕩愀
漢高天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
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曾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貨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有其枉
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冰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
汶而暗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
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
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
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
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窮以淳風民懷
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
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授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宸箴 六首

李德裕

宵衣箴

諷敬宗視朝希晚也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
光武至仁反支不息無裨太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諷敬宗服御非法也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
楊阜慨然亦譏縹紕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為難

罷獻箴

諷敬宗欲求珍佐也

漢文罷獻詔還駟騶鑿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
雉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諷敬宗侮弄忠言也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塞白浮
魏敷汰後凌霄作官忠雖不忤而善不從以視為瑣是謂塞聰

辯邪箴 諷敬宗任用群小也

居上處深在察微明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
上書知詐照奸得情燕蓋既析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叔聲

防微箴 諷敬宗偽遊輕出也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倡獫非可遽數
玄服莫辯觸必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
曼德將亡身降雌雄桑穀生朝商道復昌麟出豈妖孔子云亡

周公相周越裳獻雉漢安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鸞驚鳴岐
周人聚喜商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
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

五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
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
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美作五箴以訟其惡
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
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焉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
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啾啾以
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
然而不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
悔不可追惡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
從也為比捨也為黜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

維維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生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擘擘昔者于路惟恐有聞赫然于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辨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禮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四箴

程正叔

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之道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又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

言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性出恃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敬齋箴

朱元晦

讀張敬夫主一箴按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
自警云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更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於乎小子念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或問敬齋箴弗貳以二弗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
何分別曰都只是形容箇敬敬須主一初來有箇事又添
一箇便是來貳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參他
成三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去
又要做北去皆不是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三下面說箇
心不走作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
處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周旋

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
 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又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
 其方如中矩也問蟻封曰蟻垤也北方謂之蟻樓如小山
 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屈曲如古巷道古語
 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
 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矢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或
 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
 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切如人相殺未曾
 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
 迫切只是不曾做着時不患其迫切其但覺得寬緩底
 意思多耳語錄

別集七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銘

群書要語銘志也說文銘之為言銘也鄭康成註或問銘曰銘

哉銘哉有意於謹楊脩身

詩句悔狂畏昨指垂誠仍鐫銘韓氛氳鼎萬銘高碑壞有殘銘

群仙正藏新宮銘坡落霞孤鶩換新銘坡

古今事實

堯舜銘盤盂

堯舜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墨子

禹砥柱銘

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說禹治水時掛冠着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甚文字語錄

湯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注沐浴之器刻銘為

戒

武王之銘

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於

機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於牖於劍於弓於矛為銘焉大戴禮

衣鏡觴銘

武王衣之銘曰桑蚕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入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罪社稷之舊集作為危也

孔惺鼎銘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惟賢者能之故衛孔惺之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

隨難于漢陽節宮于宗周奔走無射格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
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著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
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懼拜稽
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太命施于丞丞魯也秦統

正考父鼎銘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
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敢侮體於是鬻於是糊余口
其共也如是昭七年

賜金為銘

魏鍾繇字元常嘗為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金為之銘曰
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維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違安處

百僚帥師皆茲矩度又為書與繇曰周之尹臣宋之考父衛之
孔悝晉之魏顛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太
魏以隆聖化故作斯銘勒之金石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枕杖有銘

唐羅衮枕杖二銘序枕銘曰或枕或歌有安有危勿邪其思杖
銘曰身之危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三字銘

嘗見李侍郎教立書二字於主位前云磨堯堅竟不曉所謂後
究竟得來乃是古人銘如三緘口之類書此於腹曰磨堯堅慎
勿言畏秦禍也語錄

古今文集

海文類後集

卷之八

三

雜著

論古人作銘

大戴禮載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他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為銘後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固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却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承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太公銘九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朱語錄

座右銘

魏平蘭

重階連棟必濁汝真金寶家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

審慎汝口戒無失入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真漢人不汝聞無謂幽真處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能

座右銘

陳子昂

事父盡孝敬事君端忠貞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官重恭慎立身貴廉明待士慕謙讓益民尚寬平理訟惟正直察獄必審情謗議不足怨寵辱詎須驚處滿常憚溢居高本慮傾詩禮固可學鄭衛不足聽幸能脩實操何侯鈞虛聲口珪玷可滅黃金諾不輕秦穆飲盜馬楚客報絕纓言行既無釋存歿自揚名

座右銘

崔子玉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勿望報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

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可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緇暖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不能盡行常書壁來其間自有未盡者因續為之座右銘

勿慕富與貴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歧居與正為鄰於中
有取舍此外無踈親脩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直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勉身歿貽後昆後昆苟反

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

李至

崔子玉為座右銘白樂天亦為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嘗銘心燕坐自思所為慮鞫之益友以予位者不我規也因疏其所得亦命為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詞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為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藏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座右銘

范益謙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家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媒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與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廣。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座右銘

張思叔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不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右。朝夕視為警。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太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鯨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恃德室。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

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愛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忘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首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教且遂非則不知孰其焉

克己銘

呂與叔

九厥有生均氣回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勝心橫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蠱賊志以為節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怒昔為寇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磳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疴痾殊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心銘

范浚

茫茫堪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眈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牙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黃樓銘

陳無已

朱文公云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嘗持諸公皆歛衽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
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冲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
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
入通洫南壞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
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固弊應卒外為
長捷乘高如虹以殺其惡內為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
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
以督嚴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

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
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
力同敢自為功以速大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
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
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
虎南伐淮夷北伐獫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
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
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
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
於此誠樂其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昧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

脩明法度

協和陰陽

十有一年

| | | | |
|------|------|------|------|
| 天災時行 | 河失其防 | 齊魯梁楚 | 千里四達 |
| 潰亂散亡 | 皇仁隱憂 | 臨遣信臣 | 以惠東方 |
| 羸老不窮 | 安慰撫養 | 發散積倉 | 流人如歸 |
| 居人忘危 | 完聚靡傷 | 天叙地平 | 明聖成能 |
| 人神效祥 | 靈平告成 | 百穀豐盈 | 萬邦樂康 |
| 郡縣祇畏 | 久迺聖謨 | 終事無荒 | 皇功不居 |
| 歸休臣民 | 邇昭遠揚 | 守臣拜手 | 夸大休嘉 |
| 使民不忘 | 改作黃樓 | 以臨泗上 | 述脩故常 |
| 廢臣無佞 | 原始要終 | 銘之石章 | 以告成功 |
| 以揚德聲 | 永永無疆 | | |

頌贊附

群書要語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詩大

序 讚者稱人之美也論文

詩句 因之聽頌聲李詞人解撰清河頌杜

古今事實

商頌

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那詩序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皆是周室太平德洽著成功之樂歌也名之曰頌頌者誦也容也歌誦盛德也陸德明注

事文類聚卷之八

魯頌

魯人尊僖公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駟詩序
圖像頌功

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羨充國乃黃門郎楊雄
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撰河清頌

鮑昭字明遠永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昭乃為河清頌

召見奏頌

元宗召見李白於金鑾殿論當時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
停遺愛頌

廣人為宋璟立遺愛頌璟乃上言且頌者所以傳德載功者也

而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諛語者欲登
正之有詔許停

八歲獻頌

劉晏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

十一歲進頌

李獻臣年十一真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有歡聲遍於八紘之
向上深嘉歎令赴祕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作勲臣贊

太宗圖功臣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
天昭勲德也呂溫作勲臣贊并序後德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
類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召蔣乂至

事類彙編 卷之六
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誦以補不失一字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裘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
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
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
然敢不卑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
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常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

鑿水斷蛟龍陸車革忽若等泛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
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
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
齧齶參乘且王良執鞞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
國蹶如壓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速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絲絡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
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
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
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
吐握之勞故有圍坐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
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味

遭遇也圖事按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惘誠則上不然其信進
仕不得施效所逐又非其德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大公困於鼓
刀百里自鬻齊子飯牛惟此患也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
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
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
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候秋吟蟬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夫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義將自至若
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邈鐘逢門子變島號猶
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

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異乎如鴻
毛遇順風或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身令不
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親
望而視已明不禪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木
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啣嗟
呼吸如喬松耶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益信
乎其以寧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愈

我想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
訾毀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之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

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不我於此視川不可防
言不可弭下塞上聳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
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然可觀維是
子產執正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父暢
旁施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
思古人

伯夷頌 見清廉門

太唐中興頌 并序

元稹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於歌頌若令歌頌太業刻之金石非若於文
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薛岳效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稟
太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朕我皇匹馬北方
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我蕩攘群兇
復復指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歡
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克從逆儔溘濡天休永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
能令太君聲容法法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涪溪石崖天齊
可磨可鏤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非也此兩

字出漢書按康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註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程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註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上扶又反謂復如故也中興領亦宜以此讀之

元和聖德詩一首 并序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彘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復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况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輒依

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

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阼物無違拒日暘而暘日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陣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臯去鎮劉闢守後血入于牙不肯吐口開庫唯士日隨所取汝張汝方汝伐汝鼓汝為表書來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成怒皇帝日然嗟遠七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于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聞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啻受萬牛腐炙萬甕行酒以綿纏股以紅帕首有框其兇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

遂於東川逐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
禦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關黨聚謀
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
整兵頓馬上軍請討侯命起坐皇帝曰嘉無汝煩苦荆并泊梁
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四軍齊起殷其如阜或披其角
或脫其距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關棄城走載妻與妾
負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數關窮見窘
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白取之江中
枷脰撼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求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
咸使觀覩解脫繫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偃俛牽頭曳足
先斷腰脊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關駭汗如雨揮刀紛紜

爭切膾膾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乘塞其度哀憐陣歿
廩疑作我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匝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薄施
令酬功急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恒青魏東盡海浦南
至徐蔡區外雜虜烟威赫德踉蹌舞蹈棄兵革私君舊壘重來
請來覲十有其耦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吐晦正
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饗新宮視瞻梁相感
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
于國南鱗笱毛簾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獸盾騰拳圓壇帖安天
兵四羅旂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香昇于丘奠璧獻掌衆
樂驚作轟厖融冶柴焰嗑呵高靈下墮群星從坐錯落侈哆日
君月妃煥赫嫋姹瀆鬼濛鴻岳祗嶻峨飢羶燎薌產祥降遐鳳

鳳應奏舒翼自抽赤鱗黃龍透陀結糾鄉士庶人黃童白叟踊躍歎呀失喜噎嘔乾清坤夷境落舉帝車迴來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磔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者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聰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蓄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勤儉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締紉勅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干雀鼠億載萬年富存貧窶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剪既去盡表群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願臣頌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予侮皇帝大孝慈祥弟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被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

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

慶曆聖德頌

石守道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殊拜竦樞密使夷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勅除脩靖素並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弼樞密使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魏御史方平諫官脩靖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十三日勅又除入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虫草木無不歡喜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陟黜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見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有年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入之精得入之多進入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濶

殊尤曠絕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
 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群臣
 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君功德以為光前之
 休丕夫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
 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
 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
 角羽毛之異萬萬不存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上播吾君之休聲
 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廟存於
 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實羞之臣嘗愛慕唐太儒韓愈為博士
 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燁燁昭于千古
 今觀之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

韓愈而亦官於太學領博士職歌詩讚頌乃其職業切擬於愈
 輒作慶曆聖德頌一首四言九百六十字文辭鄙俚固不足
 以發揚聖明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燁燁昭于千古
 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罪臣賤其詩無路以進
 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慶曆三年二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書閣閭闈
 躬攬賢英手鉏奸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
 昆蟲躡躅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言初聞皇帝感然言曰
 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謹微密
 君相予父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叶昌朝儒者學問該洽
 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

太后乘勢湯沸火執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闥
為予京兆聖子讒說賊叛于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太冬積雪
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弼悅
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咎罰
諫官一年秦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仁義構枕饗養
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卒復舊好民得食褐
沙磧萬里外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
寵名太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
天實資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瘡札曰衍汝來汝惟黃髮
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今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
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燭豈視居禊其人渾樸不施剗削

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行知入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讞讞
言論礫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
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
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于徹
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
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辯別舉擢後良掃除妖魃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
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淪泆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
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奸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
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

群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嫉作側僻皇帝汝勉諸侯危懷墮玉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露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之也

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別錄

歷代史贊並見史書以下係贊

孔北海贊並序

蘇子瞻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

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伊嚶泣涕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必見真性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元德誅操無難也予觀公所作揚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

文舉在天雖亡不化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諸賢贊 並見傳神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八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文章部

詩上

題品 瑕疵 能窮人
能達人 詩識

群書要語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 詩言志，歌永言，舞興，好
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謝朓云 臨清流而賦詩，陶集
詩緣情而綺麗。陸士衡文賦 詩以聲律為竅，物象為骨，意格為

髓梅聖俞文

詩句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遣興莫過詩杜新詩句句好
應任老夫傳杜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韓今代風騷將誰登
李杜壇杜牧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杜荀鶴詩成珠玉在揮
毫杜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不肯休杜知君苦思緣詩瘦
杜李白一斗詩百篇杜竊攀屈宋玄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杜

古今事實

四言之始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臯陶拜手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
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舜典

五言之始

李陵與蘇武云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詩五言自陵始

七步成詩

見九弟門

七步而三

見文章門

夢筆得詩

見九弟門

刻燭擊鉢

南史蕭文琰丘令楷江拱並以文稱竟陵主夜集賦詩約四韻
刻燭一寸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江拱共擊鉢立韻響絕而詩
成王僧孺傳

號永明體

事類彙編

卷之九

二

南史沈約等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爲永明體

託名示友

齊張率能詩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日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作訥句句歎嗟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號爲沈宋

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宋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字者悉之號爲沈宋

杜子美詩

杜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甫又善陳時事律法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謹許可至歌詩獨曰李杜文章在光敵萬丈長誠可信云本贊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本傳憐其忠云

小杜

杜牧於詩情致豪邁號爲小杜以別杜甫本傳

李太白詩

李太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出蜀道難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醉而歸及見爲夜啼曰此詩可啼鬼神

李賀錦囊

李賀每旦日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投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率如此李賀能探尋前事今古未嘗經道者賀未死奴僕命騷可也

白樂天詩

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為翰林學士本傳杜牧之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入人肌膚不可去本贊或云樂天每作詩吟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習之故唐末之弊至於俚墨客揮犀

神物護持

劉禹錫好詩晚節尤精白居易嘗推為詩豪又云其詩在處有神物護持

作詩譏刺

劉禹錫既貶還宰相欲任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譏忿當路不喜出為播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甚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本傳

吟詩廢務

孟郊調溧陽尉有積水郊間往坐水傍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

為詩有理致最為韓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稱其詩曰高處
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

五言長城

劉長卿與秦系為詩相贈答權德輿詩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
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秦傳

詩筒

元微之守會稽白樂天牧蘇臺置驛迺詩往來謂之詩筒

不蒙獎激

張祐長慶中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太平日與以詩三百首薦
於朝祐至京屬元稹偃仰內庭祐不悅而去上因朝詰問祐之
詞藻高下稹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不為若獎激太過恐變

陛下風教上顧之由是寂寞而歸

緩轡諷詩

崔湜執政時年二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曰
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本傳

賦詩奪錦見錦門

得江山助

張說既謫岳州而詩亦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神助詩句見科目門

詩堪圖畫

李益於詩尤長與宗人賀相埒每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
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畫

苦吟而瘦

崔浩愛吟詠一日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瘦後遂為口實

詩效反騷

唐韋臯鎮蜀有陸暢者臯雅所愛厚始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暢便為蜀道易以美臯焉

歇後作粗

後唐鄭綮為散騎常侍昭宗時王政微綮每以詩謔託諷帝意其有所蘊味盡因有司上班簿即署其側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排語使落調世號歇後鄭五體至是省吏上謁綮笑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歇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

詩戒怨刺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后山叢談

賊詩不中和

劉貢父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有盜夜入人家室無物但有書數卷耳盜忌空還取一卷而去乃舉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庫家質之主人喜事好其詩不吝手明日盜敗吏取其書主人賂吏而私錄之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愛其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后山叢談

不犯正位

陳后山詩太似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效語非冥撥勿引莫窺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九
其用意深處 陳集序

陶亦豪放 以下係題品

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朱語錄

芙蓉錦綉

顏延之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亦雕繪滿眼 南史

所見不逮所聞

鄭世翼遇崔信明日聞公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多出眾篇翼讀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

句句欲活

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 孫樵與王士霖書

韓孟聯句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入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着如此做 朱語錄

杜詩多誤字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惠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 朱語錄

戒用經語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云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朱語錄

杜晚年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卻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信其自許

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必許至於述古詩三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句法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

也 坡集

李白聖於詩

李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一篇合而為二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如首篇太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韓蘇晚作

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日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 朱語錄

詩要人識

歐公最喜一人送行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九
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
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闕事使難字便謂之好朱語錄

不好杜詩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魚直怪
歎以為異事后山叢談

評山谷后山

因論近時人學山谷詩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那山谷不好處
或問后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學山谷詩曰后
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
浮底意思若論敘事又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叙得盡后山
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后山山谷好說文章臨

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却雄健朱語錄

評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多好底但頗率耳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
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此等處說得好但
結末差弱朱語錄

后山晚年詩

陳后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一題
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
極有筆力其中云一入者乃大年行次也朱語錄

陳秦之詩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陳無已平時出行覺有詩

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朱語錄

石蘇之詩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遠不及矣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朱語錄

諸公詩體

石曼卿詩如饑鷹乍歸迅逸不可言歐永叔詩如春服既成春

酒既醜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詩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執着曾不可得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懣子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終日揖遜而適口者少世以為知言詩話

明道之詩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說時事梅臺亦是說時事朱語錄

簡齋之詩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曰座間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草字韻下首先生曰不如相逢

京洛渾依舊惟恨緇衣染素衣

詩有句法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竹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麼句法朱語錄

評放翁詩

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為大耳三歲觀見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審哉朱晦菴與董仲至書

夸言無實 以下係瑕疵

范蜀公武侯廟柏纔十丈而杜云二千尺以為詩人好大其事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乃是七尺徑而二百丈無乃太細長乎王斗之云論詩止不當耳二公之言皆非也范元實曰形似之言蓋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旌旄激昂之言蓋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溜雨參天此激昂之言不如此不見古柏之大也詩話

張白互譏

張祐柘枝詩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據言

曹羅相毀

曹唐羅隱詩皆有名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唐曰此乃詠女子障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燕西王母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唐無以答詩話

詩貴著題

唐人題西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畫得西山景趣也金山寺留題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岫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王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熙寧中荆公有北固西與之句始為中的

劉白之失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語錄

李白之短

荆公集四家詩蔡天啟嘗問何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十八九塵史

李賀言不相副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長吉有馮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

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也

徐李相詆

徐仲雅李九臯俱善詩徐詩富艷李多用事謂徐曰君詩如女人善調脂弄粉徐曰公如鸞其詭但塚疊死人物耳詩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嘗贖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裴曲譜金書學樹記花名玉篆碑公曰乞兒相也公詩有云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公自云窮家兒有此景致否

互有能否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

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后山叢談

譏其不忠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忠

句說一事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朱語錄

詩似罵人見河豚門

梅聖俞河豚詩當時諸公說道恁地好據某說只是箇上人門罵入底詩只似脫了衣服上人門罵人祖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朱語錄

似登瀛詩見廁門

真文通冬川集

因詩致窮

孟浩然為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召之商榷風雅，忽遇上幸，維所居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秦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召見，命吟詩，浩然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人，卿自不求仕，因命放歸南山。

賈島不遇

見說命門

轉喉觸諱

孟賁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問之曰：朕伐叛民，何謂有巢無主？所謂轉喉觸諱也。

有詞無行

進詞忤旨，並見詞門。

因詩召見

以下係詩能達人，詳見後簡齋詩序。

王文穆欽若未第，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若自有香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遽召之，一見欽若，風采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

詩寫御屏

楊徽之侍讀，太宗聞其名，索其詩數百篇，奏御詩云：十年空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選十聯書於御屏間。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間。

東野及第

見科目門，以下係詩識。

不到鳳池

王元之嘗作龜鶴詩云埋瘞肯同鸚鵡家飛鳴不到鳳凰池其文學才藻登金門步王堂不為難也竟不至其地見於是耳青瑣集

後竟不偶

江南李觀名試制科嘗作詩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雲遮此詩有重重障礙意恐時命不偶後果如其言

大魁竟卒

張虞進士第一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於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暉并梁固不得

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魏公晚節見菊門

魏公任重

魏公作喜雪詩云危石蓋深壑虎陌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梅詩見志見梅門

到海十里

寇萊公方貴時送人使嶺南作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去海幾里吏曰十里則是南遷之禍已見於詩

從此入海

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
自定武再謫惠州而遷昌化人以為語識

提舉玉局

東坡送載蒙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
他年第幾人公後果提舉玉局觀終

醉臥古藤

見死門

預知太用

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析韋應物一詩為二句云野
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太用事略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九終

